

日本外史

五

和書門類				
二	一	八	二	
二	三	五	六	
冊	架	函	三	
			二	
			號	

內閣文庫			
一		二	
四		八	
函		六	
	二	三	
七	二	二	
架	冊	號	
		類	

內閣文庫	
番號	和 28632
冊數	22 (5)
函號	140 114

史傳載紀

新刊納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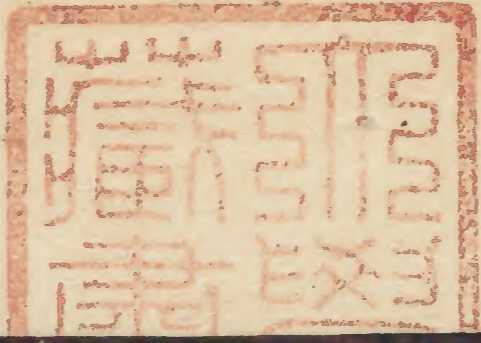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Kodak Gray Scale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

日本外史卷之五

新田氏前記

楠氏

北畠氏
兒島氏

菊池氏
土居氏

名和氏
得能氏

外史氏曰。余修將門之史。至於平治承久之際。未嘗不舍筆而嘆也。嗚呼。世道之變。名實之不相讐。一至於此歟。古之所謂武臣者。勤王云爾。如源氏平氏。莫不皆然。至於平治之後。乘綱維之弛。以逞鴟梟之欲。有暴悍無忌者焉。有雄猜匪測者焉。雖



日本外史 卷之五 負氏正本

所爲不同。而其蔑王憲營私利一耳。然猶有可言。曰。王族也。將家也。至於北條氏。以將門屬隸而坐制朝廷。天下之事。不復忍言也。且夫承久之事。孰曲孰直。筆而傳之者。皆出北條氏盛時。今安考信焉。况君臣之際。寧可較曲直也。乃指斥馮怒。極其凌辱。視萬乘之尊。不啻如狐豚。嗚呼。八州生民。誰不被先王之遺澤。當時所謂武士者。忸其豢養。供其使喚。雖名位族望。遠出其右者。奔走驅馳。甘爲之役。之不暇。氣類所召。習以爲常。豈可勝言哉。卽

稱爲公卿者。平時趨蹌朝廷之上。取天子之爵秩。以驕天下。而及於此際。未嘗畫一策。以救危難。袖手傍觀。以聽其所爲。是曷尤於武人耶。雖時勢有所未可。君德有所未洽。以致乎此禍。而亦臣子之罪矣。自是以來。百餘年間。廢立黜陟。一仰其處分。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。至於窺其顏色。以爲憂喜。何其甚也。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。因石窟縛屋。纔庇風雨。十有九年。乃崩。蓋父子三帝。隔絕千里。各居窮海。終天不得相見。是其心。何嘗一日

忘北條氏哉。則元弘之事。萬不可已也。而其勤王之功。余以楠氏爲第一。微楠氏。則西狩之駕。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。何哉。彼北條氏雖失於政。其權力有更甚焉。藉累世之威。而加積弱之餘。百萬虎狼。隨其指呼。魚咻中國。莫之或撓。天下方以承久爲戒。重踵屏息。莫敢言勤王之事。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。唱義其間。當其衝路。挫其爪牙。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。使之一時踵起。殄戮元惡。於斧鉞之下。報列聖之深仇。雪累世之大耻。天下

萬姓。再得仰日月之光。雖曰屬皇運之泰。而非公爲之倡。焉能至此。是烏知非天生斯人。以匡濟世道哉。後之論者。或有比之唐張巡者。巡戴全盛之唐室。拒狂胡之偏師。有二顏爲之先。有許遠爲之助。而不過遮蔽江淮。守城致死。以公視之。勢之難易。功之大小。豈可同日而語也。要之位不滿其器。莫能展其才。而終能以躬殉國。靖獻先王。餘烈所及。不獨其子孫。自公卿自將士。各執弓箭。以勤王事。槩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。嗚呼。如楠氏者。真

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。余故叙楠氏之事。以繼源平氏云。

楠氏本姓橘氏。出於敏達天皇。天皇曾孫曰諸兄。爲左大臣。賜姓橘。橘氏後裔。或降在民間。其居河內者。以楠爲氏。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。天皇於後鳥羽爲玄孫。後鳥羽二子順德。土御門二帝。並爲北條氏所徙。以崩。後嵯峨帝。以土御門之皇子。爲北條氏所立。而常痛先帝之蒙塵。欲竅時報之。而後深州。龜山相繼卽位。皆帝之子也。帝

謂後深州優柔不足與有爲。而愛龜山有英氣。可以繼其志。故遺詔龜山之後。永承皇統。故後宇多以龜山太子。立卽位。而北條氏立後深州之皇子。又立其皇孫。承其後。後宇多上皇遣大納言藤原定房。責其再違遺詔。乃立上皇皇子。實後二條帝。遂建兩統更立之議。及帝崩。又立後伏見之弟。時後宇多次子尊治。幼有英質。龜山上皇竒之。遣定房。諭北條氏而立之。是爲後醍醐天皇。當天皇之時。北條高時失政。其家宰長崎高資等恣權。將士

離心。多背叛者。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。乃厲精求治。置記錄所。親聽訟訴。與大納言藤原資朝。右少辨藤原俊基等謀。稍延攬豪傑。置酒款語。破禮節。結歡心。目曰無禮講。美濃人土岐賴兼。多治見國長與焉。賴兼族賴春。娶齋藤利行女。利行六波羅府吏也。一夕。賴春偶與妻語。泣下。妻問何泣。賴春告實。妻走告其父。父告之六波羅。府發兵襲賴兼。國長二人力鬪不克。自殺。高時聞之。遣兵來執資朝。俊基。帝因賜誓書。事得寢。乃釋俊基。流資朝。而

帝志益銳。與皇子護良謀。收結南都叡山僧徒。高時又覺之。捕僧圓觀等。再執俊基。遂與宰高資。定議。欲廢帝。如承久故事。遣二階堂貞藤。潛兵西上。夜至六波羅。府將北條仲時。北條時益。得高時書。未發封也。帝諜知之。乃用護良計。御籃輿。逃之南都。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衣。詐稱帝。赴叡山。僧徒大喜來聚。一夕得萬人。而仲時時益。謂帝猶在宮中也。遣兵索之。不獲。則收大納言藤原宜房等四人而去。以萬人攻叡山。護良等擊卻之。而僧徒

知帝非真。悉散去。當是時。帝在笠置山。仲時時益聞之。遣兵來攻。未至。帝下詔四方。赴難。莫復應命者。帝憂迫。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。樹下設虛位。二童子來。垂泣。白曰。天下無地容陛下。獨有此座而已。既覺。自念。文木從南。楠。當有姓楠人出。扶朕以定禍難。因召山僧訪之。曰。地方豪傑。豈有姓楠者乎。對曰。金剛山之西。有楠正成者焉。正成之父。嘗憂無子。與其妻。禱於志貴山而生焉。少字多聞。長以材武名。嘗平土寇。以功爲兵衛尉。帝曰。是也。使

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。正成卽決意赴之。從藤房詣行在。帝使藤房言曰。討賊之事。朕一以託汝。因命座問計。正成感激。對曰。天誅乘時。何賊不斃。東夷有勇無智。如較於勇。舉六十州兵。不足以當武藏相摸。較於智乎。則臣有策焉。雖然。勝敗常也。不可以少挫折。變其志。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。則毋復勞宸慮。乃拜辭還。寶元弘元年八月也。正成於是城于赤坂。將以奉乘輿焉。而賊兵已圍行在。三河人足助重範善拒。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。

應之。高時乃遣北條貞直、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，以武藏相摸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。未至而笠置陷，重範被擒，錦織俊政、石川義純死之。帝與藤房奉神器逃。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阪城，城纔成，取農粟充糧焉。兵虜五百人，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，族和田正遠將之。出城草山，而俟東軍。東軍至，望見其城，可方百餘步，乃憫笑曰：「此可隻手掀耳，爭下馬肉薄攻之。」正成令士卒齊射，立斃千餘人。東兵沮卻，卸甲且息，而伏兵自左右起，正成

以二百騎，關門突出，三面合擊。東軍大驚擾亂，弃器械而走。旦日，東軍分爲二：一備伏，一圍城。正成豫築複垣，繩懸其外垣，敵蟻附焉，乃斷繩，敵與垣俱墜，乃投大石巨材，殺七百餘人。居四五日，東軍修攻具，蒙楯而進，鐵鈎鈎垣，垣殆崩。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，沃沸湯，敵焦爛而退。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，而城內餘五日食。正成謂衆曰：「吾先天下舉大事，固不圖生。雖然，天子在焉，吾未可以死也。吾今佯死，敵則去，去則復起，使彼疲奔命。」

是全軀以亾敵之術也。衆曰善。乃鑿坑填戶。以薪蔽之。乘風雨。夜稍稍逃出入。金剛山。留一人。誡曰。度我遠而舉火。火起。敵爭上城。見坑中積尸。謂正成既死也。引兵東去。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。櫻山氏兵聞之。潰散。茲俊自殺。賊執帝于宇治。奉于平等院。遂欲徙之六波羅。帝令備行幸儀。乃往。賊乃立後。伏見帝子量仁。卽位。實光嚴帝。請帝傳神器。弗聽。請帝削髮。又弗聽。每旦沐浴。拜皇祖。如常禮。賊畏憚之。僧良忠謀奪帝。不成。二年二月。高時徙

帝于隱岐。其禮比承久頗厚。參議源忠顯。嬪藤原氏從。而賊將佐佐木高氏等。以兵三千護送。由山陽道。兒嶋高德又謀奪之。復不成。

兒嶋氏本三宅氏。世居備前兒島。兒島範長者。爲備後守。子高德稱備後三郎。帝之在笠置也。範長高德欲赴援。聞笠置陷。楠氏敗。乃止。已而聞帝西遷。高德謂其衆曰。吾聞志士仁人。有殺身以成仁。見義不爲。無勇也。盍要奪駕以舉義。衆奮從之。伏舟坂山而待。久之不至。遣人候之。曰。駕向山陰道。

乃間道至杉坂。則已過矣。衆乃散去。高德悵悵不能去。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。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。於是夜入帝館。白櫻樹而書之曰。天莫空勾踐時。非無范蠡。旦日護兵聚視。不能讀也。乃奏之。帝熟視之。欣然。心知有勤王者也。帝至隱岐。居國府島。高時遙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。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。殺藤原俊基等四人。藤原資朝在佐渡。其子國光自京師赴省。父已爲本間三郎者所殺。國光夜斬三郎而去。高時

遂流皇子尊良。宗良。恒良。殺恒性。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。於是四方無復勤王之師矣。四月。正成出金剛山。以五百騎攻赤阪城。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。正成遮奪之。充苞以甲。使三百人荷至城下。別分兵追之。城兵望見。謂敵且奪我糧也。闕門納之。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。吶喊起鬪。正成奪門而入。定佛不知所爲。乃降。正成并其兵。將七百騎。徇河內和泉。悉下之。比及渡部。得二千。人進陣于天王寺。北條氏自徙。天子謂天下無復

足虞也。及正成起則大驚。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通倫、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。正成分兵爲四隊。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。敵望見易之。輒競渡。羸兵佯走。敵追北過天王寺。陷於伏。急麾兵卻。我兵疾擊乘之。敵兵卻走。不可復制。爭橋而溺者無數。京師爲之謠曰。渡部之川。墜橋決田。二帥愧之。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代赴。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。我已勝五千。何有於五百。正成默然良久曰。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

衆寡。公綱素負勇名。而以寡兵承敗。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。我藉使克之。能無失亡。吾受大任。前途甚遠。而首傷我士。後誰爲我用者。吾將不戰而屈之也。遂拔營而去。公綱代營焉。旣夜。望四面皆炬火。漸多漸近。乃不釋甲而待者。三晝夜。兩黨俱請歸曰。楠氏兵日加也。公綱乃引歸。正成復軍天王寺。數出耀兵。令軍中禁鹵掠。遠近歸心。多來屬者。正成威振京畿。寺舊藏有上官太子讖文。正成請僧發視之。文有曰。當人皇九十五代。天下一亂。

而主不安。此時東魚來吞四海。日没西天。三百七十日。西鳥來食東魚。海內歸一。三年。如獼猴者。掠天下。三十餘年。大凶變歸一元。正成指而諭衆曰。所謂九十五代。非今上耶。東魚乃高時。而爲西鳥所食。則終歸族滅耳。日没西天。三百七十日。上之復辟。蓋在明春。諸君助之。衆皆奮勵。當是時。皇子護良起兵。據吉野。又諭赤松則村勤王。八月。則村起兵播磨。於是京畿警聞。交至鎌倉。高時乃檄東北三道。大發兵。以子時治。族高直。大臣貞藤將之。

而宰高資監焉。西擊正成等。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。城之城挾山帶壑。周圍一里。高數百仞。中有五泉。雖旱不涸。造槽蓄之。養以黃土。雨則引屋溜於槽。乃使別將守赤坂。而自徙金剛山。三年二月。東兵自三道上。分爲三軍。攻金剛山。及吉野。赤坂。赤坂城兵力拒。殺傷過當。賊絕其水道。城遂陷。吉野受圍。七日乃陷。吉野赤坂既陷。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。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。亦會焉。稱八十萬。合勢攻正成。正成以千餘人拒之。賊兵四面

仰攻呼聲動天地。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。無復虛箭。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。三晝夜不。閣筆。乃令諸軍勿復薄城。時大旱。賊火箭射城。正成以機注水。使不能焚。賊將高直議曰。葺爾山巔。不容有水。得非乘夜出汲乎。前攻赤坂。絕水而克。此計可襲也。遣名越某將三千人。柵守東溪。久之。毋出汲者。正成暇其倦怠。夜出兵擊走之。奪其幟而還。旦日樹之壁上。呼曰。此名越公所贈。有公徽號焉。我無所用。願奉還之。名越慙恚。舉族薄城。城

上豫橫懸大木。及敵薄而發之。因射斃四千餘人。賊益畏憚。休戰。築長圍環守。城兵困之。正成乃作藁人數十。被以甲冑。夜列城下。兵伏其後。乘曉霧大闕。賊相告曰。城兵窮蹙。出戰也。舉軍競進。我兵頗發矢。輒退入城。而敵集於藁人。則巨石已碎。其頭立死五百餘人。賊不敢復薄城也。三月。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。諸將合議。命工造雲梯。長二十丈。跨壑架壁。銳兵六千。欲緣乘城。正成令投大炬。唧筒注油。以燒雲梯。火焰噴起。賊兵前後喧騰。

日本外史 卷之五 賴朝正統
梯遂中斷。陷徑焚死者數千人。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。多應官軍者。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絕敵糧道。敵兵多逃。敵中有新田義貞。請護良令稱病東歸。謀攻鎌倉。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。急攻拔柵。鑿城址。正成應機拒之。敵竟弗能拔。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。慮帝逃出。戒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。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。竊謀脫帝。未敢發。一夜宮女傳帝旨。賜酒守兵。義綱因白曰。上未聞之乎。楠正成據金剛山。舉義兵。

高時以百萬兵攻之。三閱月不能拔也。播磨備前伊豫將士並起應之。或謀迎駕。或窺京師。是皇運將回之秋也。而如聞高時兇懼。陰謀不良。上宜急艤千波港。幸出雲伯耆之間。臣佯追而從之。事必濟矣。帝不輒信。因賜其宮女以察之。義綱志益固。帝乃令先往出雲。誘其族人來迎。義綱往為族鹽冶高負所拘留。帝以其久不返。遂決意。夜偽稱嬪御。與源忠顯徒行逃出。叩一民家。問港所在。主人熟視帝狀貌。知非常人也。乃負帝至港。託諸舟人。

舟人亦有感喜色。忠顯告以實。揚帆而南。天明。顧見數十艘。近則清高也。舟人伏帝與忠顯於船底。覆以鯨魚。而坐其上。清高來索。舟人曰。何索。曰。先帝逃矣。舟人曰。果有是事。嚮京裝者二人。乘船發港。因指曰。在彼。清高赴之。帝遂達名和港。依名和氏。

名和氏。本村上氏。世居伯耆。名和承久之役。有名和行秋者焉。與孫行高。從官軍事。敗奪邑。行高四子。長高。長重。長生。氏高。皆有武幹。帝至名和港。令

忠顯登岸。問途人豪族可倚者。答以長高。忠顯乃踵其家。家方宴。忠顯直入傳詔。長高未答。長重進曰。人之所重。名而已矣。今忝受帝者自托。事無成否。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。長高乃決意。計奉帝于船上。令長重等五人。擐甲走迎帝。跪御舟傍。帝欣然。長重被薦于甲背。負帝登山。藉木葉進食。長高欲移倉粟于山。募村民能運一擔者。賞錢五百。一日致五千餘石。乃盡燒其宅。率百五十騎。以護行在。因樹植柵。列扉為垣。氏高造布旗數百。煤印

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。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。望見旗章不敢進。我兵蔽林而射。射殺一將。敵八百騎乃來降。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。更兵急攻。會日且入。大雷雨。長重長生乘而疾擊。擠賊于谷。虜千餘人。清高單舸逃去。帝授長高左衛門尉。弟伯耆守。賜名長年。子弟拜官有差。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。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。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往。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波羅。長年子義高初應高時徵。圍金剛山。聞長年

應官軍。拔歸。亦從忠顯。忠顯行收兵得三萬人。遇但馬守護大田守延。擁皇子恒良來會。合兵軍于峰堂。僧良忠軍男山。赤松則村軍山崎。皆奉兵部卿護良令。與叡山僧徒約。將戮力入京師。而忠顯欲專功。獨進敗走。守延死之。高德義高留而力戰。忠顯在峰堂。恒怯不安。欲卻軍避敵。使使召還高德等。高德切諫止之。自以三百騎守七條橋。備敵夜襲。夜半顧望峰堂。炬火稍燿。乃恠而還。遇丹後人荻野朝忠。曰。大將逃矣。高德往視其營。則錦幟

仆地。鎧裝狼藉。高德取錦幟。追及朝忠。收潰兵。守高山寺。高時聞金剛山久不拔。遣足利尊氏。名越高家。助攻。率萬騎至京師。忠顯則村破。殺高家。尊氏家聲素著。得新帝密旨。欲犯行在。意持兩端。比及丹波。聞高家敗死。乃屬官軍。返攻京師。將士競附之。獨高德不欲附。與朝忠別由若狹路入京師。五月。從諸將圍六波羅。結城親光出降。忠顯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。急攻之。伯耆出雲兵聯車數十輛。積以屋材。傳城火之。城兵逃亾相踵。二帥

遂東走。死近江。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。捷報伯耆。天皇議還闕。親筮之。遇師之蒙曰。大君有命。閔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乃決議。二十三日。車駕發。名和氏長年帶劍侍右。百官戎服。至播磨。得新田氏捷報。高時已伏誅矣。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。天皇親勞之曰。今日之事。皆汝忠戰所致。正成曰。不賴陛下威靈。臣安得脫重圍。再覩天日哉。詔使正成先驅。歸闕。廢新帝而復位。於是。大索賊餘黨。詔以藤原師基爲太宰帥。討鎮西。探題北條英時。未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發。菊池氏與少貳氏。大友氏。並馳使報鎮西之捷。菊池氏。本藤原氏。其先政則者。防元寇有功。及子則隆。賜肥後菊池郡。世襲。後十餘世。曰武時。是歲三月。武時與少貳貞經。大友貞宗。謀應官軍。謀泄。北條英時在太宰府。召武時。武時欲先發。使使少貳大友約期。貞宗依違不答。貞經亦聞京師官軍數失利也。遂斬其使。送首於英時。武時大怒曰。吾誤矣。與此奴輩謀事。奴輩不在。吾寧不能戰乎。乃以百餘騎發。過櫛田祠前。馬俄不前。武時曰。何物

牛鬼。敢沮義兵。顧射其龕。馬輒前。前攻英時。戰譙門外。克之。前逼內城。英時將自殺。會貞經。貞宗。以六千騎來救。武時乃遣歸長子武重。自與次子四人。進戰死之。己而貞經。貞宗。聞京師平。金剛山圍解。則懼。合議攻陷探題府。殺英時。長門探題府。亦為土居得能氏所攻陷。

土居得能氏。皆出於河野氏。河野與兒島同姓。世著於伊豫。承久時。河野通信者。死王事。其庶子分為兩家。曰土居。曰得能。及元弘時。有土居通治。得

能通言。皆勇毅好義。是歲二月。並起兵應官軍。畧地土佐。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兵艦三百來攻。通治通言逆戰星岡。大敗之。四國兵多來屬焉。乃躋于今治。欲東攻六波羅。聞金剛山圍解。車駕歸闕。則徃兵庫謁焉。時直既爲二人所敗。走歸英時。英時已死。則從小貳島津氏而降。於是天下大定。而金剛山潰兵聚般若寺。猶數萬人。正成與源定平將畿兵攻之。時治高直貞藤高資公綱等六十人率衆降。皆處斬。獨公綱以特旨宥罪。建武元年。帝

論賞戰功。以正成爲攝津河內守護。名和長年爲因幡伯耆守護。正成任檢非違使。左衛門尉。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。聽斷訟獄。令天下休兵務農。武人領邑。安堵如故。帝以京師之復。爲足利氏之功也。歸闕之日。首超擢之。至是。又管四大國。尊氏猶失望。陰有異心。帝以高時邑自奉。以泰家邑賜皇子護良。以貞直邑賜三位局。三位局卽嬪藤原氏有殊寵。內謁漸行。時諸皇子皆復故。而恒良爲藤原氏所生。又生成良。義良意害護良。尊氏潛與合

謀遂構陷之。當是時，帝寢倦政，足利氏資望獨盛。新田氏亞之，正成以下，充驅使而已。是歲春，北條憲法作亂，據飯盛山，赤橋重時起伊豫，正成討憲法。土居得能氏討重時，纔平之，而帝游宴自如，益徵珍異，鹽冶高貞獻千里馬，帝出觀之，以爲祥瑞也。藤原藤房諫曰：「天馬毋用於平世，近日賞罰無信，工役繁興，文臣內諛，武臣外怨，而姦雄窺釁，其間天馬之出焉，知非亂兆哉！」帝變色入，藤房驟諫，弗聽，遂舍官遁去。帝驚，使追之，不及。二年春，藤原

公宗結北條氏餘黨，陰謀大逆，名和長年等奉詔誅之。夏，北條時行等作亂關東，攻陷鎌倉，帝命尊氏往平之。尊氏遂據鎌倉，及帝震怒，冬，遂詔菊池武重等諸將從新田義貞東伐尊氏。正成與名和長年居守京師，直義距箱根之險，武重時爲肥後守，以其兵先登，仰攻卻敵，追北陣山腹，諸軍乃繼進，而別軍攻竹下，敗退。大友貞宗、鹽冶高貞叛，降足利氏，諸軍崩潰。武重以四百騎扶義貞而西，赤松則村等並起應尊氏，帝賜天馬於使者，召還義

貞天馬途斃。延元元年正月。尊氏直義入犯京師。正成以兵五千守宇治。名和長年與源忠顯結城。親光以二千守勢多。皆受制於新田氏。新田氏先失大渡山崎之守。尊氏乃入京師。結城親光佯降。欲刺尊氏。不成而死。帝幸叡山。正成聞之。徑赴行在。名和長年欲一視官闕而行。還入京師。賊軍填塞。長年十七戰而至大內。則諸殿已爲賊兵所毀。長年下馬向闕。伏泣久之。終赴行在。信濃人勅使河原某在大渡。未知帝所之。謂其二子曰。吾亾朝

之臣。何顏事逆臣哉。亦還京師。自殺于羅城門。賊焚宮闕。進據園城寺。以逼叡山。山徒英憲祐覺等贊拒守之計。祐覺又受詔以舟七百艘泛湖。迎北畠氏兵入援。

北畠氏。姓源。出於具平親王。世爲名卿。及元弘時。有顯家焉。帝復位。以從三位參議拜陸奥守。與父親房奉義良親王出鎮東邊。結城宗廣世居陸奥。與其子親光先歸官軍。於是受命副顯家。顯家年甫十七。固辭。乃詔曰。文武不可岐。貴戚掌軍。古之

制也。顯家赴任。東邊無虞。尋任鎮守府將軍。及帝討足利尊氏。詔顯家會軍。顯家至鎌倉。則尊氏業已西矣。顯家并程追之。東北兵爭附顯家。凡五萬人。至近江。攻六角氏賴。觀音寺城。拔之。斬首五百級。遂至叡山。諸將因會議戰。或欲速襲之。正成等然之。卽夜顯家與諸將攻破園城寺。新田義貞遂復京師。而夜爲賊所返襲。敗還。尊氏復入。當是時。諸道賊軍悉聚京師。凡數十萬人。而官軍不滿十萬。諸將分將之。復攻京師。兵各可二萬。正成將五

百騎。軍于糺林。縱火于出雲路。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。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。正成豫造楯數百。鈕而聯之。自蔽以射。賊卻。輒縱騎乘之。賊辟易逃走。顯家義貞遂擊走尊氏。而日暮。義貞欲留陣京中。正成往說之曰。今日我軍克。而少所獲。以寡兵屯京中。鹵掠四散。盍懲前日之敗。使敵復振。後難爲力也。我且引還。養銳再舉。以驅敵於數百里外。是全勝之策也。義貞然之。乃皆退陣。阪本尊氏收諸軍。復入京師。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。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日日教其卒。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。賊兵問故。輒泣曰。昨日之戰。七將皆沒。將獲尸葬之。尊氏聞而大喜曰。彼戰勝而退。有以也。乃索義貞正成首。獲稍肖者。梟之。以示於衆。其夜正成遣卒數千。執炬北走。纍纍不絕。尊氏軍望見。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。急分其兵。四出要擊。在者不復設備。正成與諸將。合兵夜發。昧爽直薄尊氏軍。縱火鼓譟。尊氏軍大潰而走。委甲蔽野。官軍不甚追。賊前者顧後者。以爲追兵也。往往自殺。死亾大半。二月。尊氏

直義走于湊川。官軍追擊。與直義戰于豐島。勝敗未決。正成後至。遶出敵後。直義不戰而走。會土居通治。得能通言。以舟師來援。擊破賊先鋒大友貞宗兵。復擊走直義。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播磨。而航海走鎮西。菊池武敏。武重弟也。時在肥後。聞少貳賴尚發兵迎尊氏也。將三千人追之。至水木渡。賴尚已濟。餘衆待舟。武敏擊殲之。遂攻少貳貞經于內山。斬之。遂與尊氏戰于翰濱。有叛降者。武敏敗。歸菊池城。城尋陷。武敏逃匿山中。於是九國悉

附尊氏。尊氏之西也。正成欲窮追之。義貞遷延。及三月。乃發。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。城固不拔。義貞弟義助說之曰。嚮楠氏據金剛山。北條氏舉天下兵。攻之不克。竭力一城。而顧失天下。君盍監焉。聞尊氏已并九國。且東上。君宜分兵圍城。而急拔舟阪。以徇山陽。義貞乃令義助攻舟阪。舟阪賊兵據險不下。初尊氏犯闕。山陽皆應之。獨兒島高德以孤軍攻福山城。不克。其兵連叛。乃逃三石山。及聞義助攻舟阪。則喜。遣間使告曰。三石之南。有間道。

可以出舟阪之背。吾起兵于熊山。使賊分兵。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。必拔舟阪。舟阪拔。則西國無不服者矣。義助大喜。與約期。先期一夜。高德與父範長。上熊山。倉卒不及聚族人。兵僅二百。天明。舟阪賊果分三千人。七道來攻。高德防戰重傷。終奮擊走賊兵。而義助潛軍出賊後。遂拔舟阪。遣一將據福山。赤松則村馳使告尊氏曰。白旗城陷。則公雖有衆。莫所用之。尊氏乃大舉東上。水陸並進。福山城陷。義助引兵退。菊池武重殿之。賊舟師上陸。

陣西川尻高德聞之。欲合於義助。踰山而東。創劇。範長訖之僧寺。以八十餘人東走。會義貞已釋白旗圍。赤松氏兵三百騎。見範長過。呼曰。敗卒盍釋甲降。範長笑曰。嚮尊氏百方招我。我輒毀其書。投火。今曷降汝輩哉。潰其陣出。賊傳呼敗卒過。士兵群起。範長悉亾其兵。所餘者六人。曰。悔我不舉族來。乃伏又死。賊軍乘勝而進。義貞軍兵庫。飛書告急。朝廷震動。時北畠顯家已歸鎮。京師兵寡。帝命正成往援義貞。正成奏曰。尊氏新舉九國而來。其

鋒甚銳。我以疲兵格鬪。無他竒道。其敗必矣。爲今計者。陛下復幸叡山。召還義貞。縱賊入京師。而臣歸河內。絕其糧道。則賊兵日散。我兵日聚。於是夾而攻之。可一戰而破也。義貞之計。蓋亦出此。顧慮人言耳。戰道非一。要歸於勝。願朝廷再計之。諸公卿皆然之。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。曰。賊雖衆盛。不過如前役。王師有天命。宜防之外也。帝從之。正成退。謂其子弟曰。事已至此。何必抗議。五月十六日。與弟正季子正行等。辭闕而西。至櫻井驛。正行時

年十一矣。正成遣歸之河內。誠之曰：汝雖幼，已過十歲，猶能記吾言。今日之役，天下安危所決，意吾不復見汝也。汝聞吾已戰死矣，則天下盡歸足利氏，可知也。慎勿計較禍福，嚮利忘義，以廢乃父之忠。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，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，以身徇國，有死無他。汝所以報我，莫大於此。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，訣別。正行請從共死。正成叱之起，正行揮涕而去。正成乃至兵庫，慰勉義貞，訣飲終夜。當是時，尊氏將水軍，直義將陸軍。

陸軍稱五十萬。正成率手兵七百，陣于湊川，以當之。義貞以三萬騎，陣于和田崎。以扞水軍。水軍先鋒過而東，義貞拔軍循之。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。正成顧謂正李曰：我腹背受敵，不可遁也。先破前者，而後接背者，如何？正李曰：然。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。七離七遭，欲獲直義。直義馬傷而墮。我兵垂及，有一敵將，遮鬪而逸之。尊氏亦分兵來援。包我軍後。正成兄弟回馬當之。血戰十六合，盡亡其騎。所餘七十三騎，猶可以潰圍。而正成心不欲

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。坐釋鎧。身被十一創。顧謂正季曰。死而何為。曰。願七生人間。以殺國賊。正成欣然曰。是獲吾心。耦刺而死。正成年四十三。宗族十六人從。士五十餘人。悉死之。菊池武重在義貞軍。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。會正成且死。不忍去。亦死之。義貞敗退。尊氏入京師。送正成首於河內。一家聚哭。正行起入室。其母尾而闕之。則執父所授刀。將自殺。母徑入。奪刀而泣曰。女何惑焉。乃父之遺歸汝。豈教女自殺也。女啣遺命。歸來告我。而女

先念之。惡能任王事。正行大悟。自是以討國賊。復父讐為志。常與兒童嬉戲。為馳逐狀。曰。追足利也。為斬首狀。曰。獲尊氏元也。楠氏族黨多死湊川。而河內紀伊之間。猶有義故存者。皆思戴正行。當是時。天子避賊於叡山。名和。菊池。土居。得能氏。皆從義貞扞禦。源忠顯戰沒。官軍遂出攻京師。路人指名和長年。曰。正成忠顯等既死。獨有此人。及戰大敗。長年退至大宮巷。自閉後門。與二百人力戰死。冬。尊氏佯降。請帝還闕。菊池武重等從之。皇子宗

良走遠江。懷良走大和。義貞以詔奉皇太子恒良。及尊良親王之北國。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從之。通言與族通繩殿會大雪。至鹽津。迷失道。適值賊兵將士凍飢。不能操兵。三百人皆植刀于地。伏之。自質而死。通治與諸將守金崎城。城陷。力戰自殺。尊良薨。太子被虜入京師。帝之還關也。尊氏已擁立新帝之弟。是爲北朝光明帝。請帝傳神器焉。帝弗聽。尊氏囚帝于花山院。殺從行者僧祐覺等。拘執其餘。獨三條景繁得待。景繁潛進計。逃幸大和。

帝夜服婦人衣。由壞牆出。扶上馬。景繁荷神器從。夜方黑。逢赤電照路。比曉。達宍生。遣景繁諭吉野僧宗信。宗信嘗助將軍護良者。於是先衆來迎。正行聞而大喜。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。護駕入吉野。河內紀伊將士相踵來衛。官軍復振。帝思正成死王事。追贈正三位。左近衛中將。叙正行正四位下。爲帶刀。遂襲父官。任檢非違使。左衛門尉。兼河內守。於是建行官于吉野。號令四方。先是菊池武重從帝被拘。候守者懈。逃歸據菊池。帝因拜皇

子懷良爲征西將軍。赴菊池。大館氏明亦逃如伊
豫。土居通治子通卿得能通言子彈正迎而起兵。
北畠顯家弟顯信亦起兵於伊勢。而顯家討國內
叛者。據靈山。明年秋。顯家欲入援。行在得結城宗
廣等兵。奉義良親王軍。白河關。兵來屬者數萬人。
進與尊氏子義詮相距利根川。齋藤實永亂流先
渡。全軍繼之。水激於西岬。賊兵漂溺。敗走。顯家追
北。攻義詮於鎌倉。走之。三年春。與宗良親王合兵。
偕赴京師。賊兵大起擁後。顯家回戰于青野原。破

之。聞尊氏遣高師泰來迎。乃轉出伊勢。師泰尾擊。
顯家回戰于雲津川。破之。至南都。結城宗廣曰。避
敵於行宮。不若攘賊於王城。顯家從之。逢賊兵逆
擊。顯家敗走。乃使兩親王赴行宮。自收敗兵。軍安
倍野。五月。高師直來襲。顯家與二十餘騎衝圍而
死。名和義高死之。宗廣走歸吉野。師直遂圍顯信
於男山。顯信善拒。出擊少利。賊縱火登城。城兵擊
走之。已而糧竭。潰圍走河內。帝初遣廷臣將兵救
顯信。又詔北國將士援之。義貞欲驟赴援。兒島高

德從在軍中。說曰。前日之敗。以賊絕我糧道。今無若遣數千人據敵山。取糧北陸。而時出擾京師。是深根固蒂之策也。請貽書山徒焉。義貞從之。山徒肯之。義貞遣義助赴之。望男山火。逡巡而去。尋義貞戰死。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未盡。收東邊兵。帝令宗良親王先發。至遠江待之。遂以顯信襲兄官職。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。海路赴任。遇颶於天龍洋。舟四散。親房抵常陸。宗廣至安濃津。顯信與義良親王抵筱島。宗廣病死。四年三月。顯信

奉親王歸吉野。先是皇太子及成良親王皆為尊氏所鴆弑。乃立義良為皇太子。八月。帝獲疾大漸。乃遺詔曰。朕憾不滅國賊。平天下。雖埋骨於此。魂魄常望北闕。後人其體朕志。竭力討賊。不者。非吾子孫。非吾臣屬。按劍而崩。帝既崩。群臣氣沮。欲逃散。僧宗信力言止之。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來衛。衆情大安。於是相與俱奉太子。拜神器。卽位。是為後村上天皇。頒先帝遺詔於四方。興國元年春。土居通卿得能彈正等奏請得一將帥。會新田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義助戰敗。與兒島高德等來詣吉野。因詔義助赴
伊豫。無幾何病死。高德等逃歸備前。五月。賊將細
川賴春來攻河江。通卿彈正推金谷經氏爲將。舟
師赴救。值賊海上。戰不利。轉攻取鞆城。據之。拒賊
十餘日。聞賴春已陷河江。將攻世田。勸經氏救之。
選死士三百。選凶日而發。與賊七千戰於千町原。
盡亾其卒。與經氏等十七騎潰圍走備後。自是西
南官軍不振。是歲北畠顯信居白河。親房居小田。
賊將高師冬以大兵來攻。親房請援於結城親朝。

親朝宗廣子也。宗廣臨死遺言討賊。而親朝送款
於尊氏。以故不輒援。數月。城將出降。親房走保關
城。親房從子顯時保大寶城。賊陳二城間。父子數
出力戰。而城且陷。親房間使告顯信。使率親朝子
弟來救。親朝擁之不遣。四年春。親房手書切諭。親
朝弗聽。遂降賊。親房走歸吉野。自是東北官軍不
振。顯信留居陸奥。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。
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。正行在金剛山。漸保聚。義
故時出兵攝津。縱火挑賊。正平二年秋。尊氏令細

川顯氏將二千騎來攻。未至金剛山七里。止舍。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。欲竅其離山而絕其後。正行謀知之。以七百人。行火聚落。為向箭尾而還。伏于譽田林。敵望火起。輒趨山下。亂隊疾馳。過林遇伏。起大駭。敗走。退守天王寺。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。軍于住吉。正行曰。先破時氏。則顯氏不戰而走。分兵二千為五隊。進向住吉。時氏分兵當之。正行視北軍塵起。曰。敵陳四處。而衆倍於我。我不可分兵也。乃復合五隊為一。疾行擊時氏麾下。時氏被

剗。走歸顯氏。顯氏軍亂走。過渡部。溺者無數。京畿震駭。正行援溺卒五百人。與衣甲禮而遣之。多願留仕者。正行遂進逼京師。尊氏大懼。乃發二十餘州兵。以高師直。紗諸將帥。以擊正行。正行與弟正時。率諸宗族。詣行宮。因中納言藤原隆資。上言曰。先臣正成。嘗以微力。挫強賊。以安先帝宸憂。及天下再亂。逆賊四襲。遂致命於湊川。臣時年十一。命歸河內。囑以收合餘燼。報復國讐。臣年已壯矣。而稟性羸弱。常念不及今力戰。以有待之身。罹無虞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之疾。上爲不忠之臣。下爲不孝之子。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。是真臣効命之秋也。非臣獲彼首。則授臣首於彼。臣生死決於今日。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。隆資入奏。帝揭簾臨視將士。前正行勞之曰。曩日兩捷。大殺賊勢。甚慰朕心。朕深嘉女世忠。今賊悉銳而來。真安危之決矣。雖然。兵之進退。貴於從宜。朕以女爲股肱。女其自愛。正行俯伏垂泣而出。辭訣後。醜黜帝廟。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。然後上途。帝使隆資援之。明年正月。北軍至四

條畷。分爲五隊。四隊在前。左右相向。而師直中軍。遙居其後。兵凡八萬騎。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。而自將二千騎。直指其中軍。賊前隊馳而渡之。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。賊隊又至。與我後軍戰。我後軍終敗走。正行不顧。以三百騎直前。賊將細川清氏。仁木賴章等。更進遮鬪。正行盡破之。乃聚其騎。馬皆重傷。乃舍馬踞隴而餉。賊衆環視。不敢迫。閱其走路。皆合於中軍。正行餉畢。起謂衆曰。必與師直決死。進衝其中堅。我兵殊死戰。無不一以當百。賊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軍披靡。正行進逼師直。師直臣偽稱師直死。正行大喜。拋首于空。而手承者者二。軍士有告其實者。正行投頭于地。蹴且罵曰。唉。汝亦無雙國賊矣。已而曰。其勇可嘉也。自斷袖裹首。置隴上。復進索師直。望見其幟。欲追之。正朝曰。彼騎我步。不可及也。不若佯走誘之。乃與殘兵五十餘人。負楯以北。師直不肯追。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。正行大呼返戰。追走復逼師直。相去數步。而我兵自晨至晡。三十餘合。力索莫能起。正行注目於師直。勉衆前

進。敵連射之。正行身被箭如蝟。乃呼曰。已矣。勿爲賊所獲。與正時相刺。北向而斃。年二十二。餘兵皆自刃。駢斃。和田賢秀。正朝弟也。獨混敵卒。伺擊師直。楠氏卒湯淺者。降在賊軍。識見賢秀。從後斬之。賢秀瞋眼視湯淺。湯淺惧。後獲疾死。正朝欲還奏狀。有一賊呼曰。忍獨亡乎。正朝笑而返之。賊輒走。如此者數。賊數騎至。正朝遂死。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。賊軍進犯行宮。帝逃入穴。生賊縱火索之。正行弟左衛門尉正儀出兵於石川。與高師泰相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持師直則不敢深入。引兵而去。四年，畠山國清來代師泰。正儀益堅守。五年，足利直義與尊氏有隙，乃來降。朝議納爲大將。國清等附之。六年，詔正儀助直義擊尊氏京師。走之。已而直義叛去，遂走關東。尊氏欲往擊之，而恐楠氏窺後也，則使子義詮佯降，請帝歸闕。帝知其情，亦佯許之。尊氏乃東。七年正月，正儀與族和田正忠等將兵七千，奉乘輿軍于男山。兒島高德時削髮來在吉野，奉密詔往促東北諸將。拜宗良親王爲征東將軍，使並來援。

北畠顯能，顯信弟也。爲伊勢守，舉兵數千先來援。自鳥羽入，正儀正忠將五千人，夜涉桂川，至大宮。黎明，賊將細川顯氏來迎，我兵圍擊，斬其從子八郎。細川賴春繼至，巷戰。正儀接楯爲梯，升屋下射。賊兵卻，縱騎乘之。賴春馬驚而墜，正忠兵槍刺殺之。義詮遂走近江。帝使人取北朝三帝置軍中。當是時，將軍宗良率新田氏族擊尊氏於武藏，不利。義詮得兵二萬，返陣東山。顯能三退其陣，賊軍進攻男山。帝召正儀正忠等拒戰。正忠年十六，入奏。

曰。建武以來。臣族類大半爲此賊所殺。今日之戰。公討國賊。私復家仇。不斬其一將。不復還謁。與正儀合兵三千。據荒坂。細川清氏。土岐康貞。以六千騎仰攻。康貞有驍名。先衆而進。正忠揮薙刀斬之。乃還謁。遂與正儀距更科。不利。左兵衛督藤原康長。夜襲賊營。而賊圍男山益密。正儀正忠受詔還河內。聚兵夾攻。會正忠疾作暴卒。正儀未發。賊急犯行在。帝擐甲上馬。潰圍南走。賊兵追之甚急。藤原隆資以下三百餘人死之。箭及御鎧。藤原康

長力戰。得達吉野。委神鏡於路。名和長生收之。而返。將軍宗良及新田桃井氏自東北。土居得能氏自西南。並入援。聞男山陷。皆返。是役也。賊將山名時氏有功而無賞。怒而來降。足利直冬亦降。請攻京師。詔令諸將助攻。十一月。正儀等擊賊將佐佐木秀綱于渡部。敗之。八年六月。諸軍攻京師。正儀以弓手五百挑戰。時氏繼之。遂擊走義詮。時氏等以兵寡引還。十年直冬時氏復發兵擊尊氏。走之。正儀時氏與義詮戰于播磨。糧盡引還。是歲將軍

宗良與仁科足助諸族起兵。少應者。北畠顯信爲結城氏所攻。走歸吉野。遂西走依菊池。武光亦武重弟也。及武重死。嗣統其衆。屢討賊黨大友少貳氏。十三年。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。大克之。大友氏時。少貳賴尙等皆降。武光時。尊氏旣死。義詮遣兵助氏時。賴尙擊武光。武光方討畠山國。久于日向。氏時據高碕。絕其歸途。武光不顧。進攻國。久走之。乃還。氏時不敢要擊。十四年。賴尙以兵六萬來攻。武光發八千人。奉將軍懷良。夾筑後河而

陣。武光以銳兵先涉。賴尙卻保大原。武光夜遣子武政等。潛兵因河水。亂軍聲。以襲之。獲賴尙二子。因大戰。懷良被創。北畠顯信等死之。武光身先士卒。馬傷曳裂。斬一敵將。奪其馬與曹。復進。竟大破之。西南官軍復振。賊將畠山國清建議。大舉滅楠氏。以奪官軍根本。正儀與和泉守和田正武詣行宮。奏曰。聞國清舉關東之甲。已至京師矣。而臣知其莫能爲也。兵道有三。曰天時。地利。人和。明歲大將軍星在西。而彼自東來。違天時也。我所居負山

日本外史 卷之五
帶河形勢深阻。毋論千窟之圍。爾後敵五來。皆敗。違地利也。國清借公營私。爲等儕所嫉。違人和也。三者皆違。雖有百萬。何能爲。請徙御金剛山。臣等距石川。使別將出龍門。時出輕兵。出沒散合。使敵不知我所在。東兵慄悍。氣屈而退。退卽追之。必大克。帝從之。明年春。正儀等修平岩箭尾龍泉三城。益樓堞。張形勢。而自居于赤坂。義詮國清合兵三十萬入犯。軍于筒山。以逼楠氏。以一軍自龍門入。大納言藤原隆俊擊克之。賊更兵來攻。隆俊大敗。

走。帝遣將軍興良援之。興良叛。應義詮燒行宮。據銀嵩。帝令前關白藤原師基討走之。龍泉城將措疑兵而退。賊不敢迫。至五十餘日。乃攻取之。遂攻陷平岩箭尾。合軍圍赤坂。正儀欲退守金剛山。正武曰。子知鼠乎。見人則竄。世將笑曰。南人抗天下。而鼠鬪而已。何不一戰以挫賊鋒。然後退。爲未晚也。乃選三百人。約以暗號。夜出。斫結城氏營。大戰。不克而入。令衆唱號坐作。有四敵卒雜焉。捕斬之。乃與正儀退入金剛山。賊軍引還。正儀正武出絕。

渡部橋。攻譽田城。國清復來攻。又退入山。會國清與仁木義長相惡。賊中大騷。我兵爭起。國清東歸。正儀攻水速城。拔之。官軍乘勝。連下諸城。義長來降。帝北幸住吉。詔征東將軍宗良。發兵入援。以岐蘇早雪不果。十五年。征西將軍懷良與菊池武光。以兵三千。出宰府。小貳賴尙。大友氏時。與松浦黨謀。夾攻武光。武光縱反間。因襲松浦軍。敗之。賴尙等亦走。去歲之役。賊將赤松光範有功。而佐佐木道譽譖之。奪其攝津守護。國人憤怨。正儀。正武伺

知之。九月。以兵五百。出軍于天神林。佐佐木秀詮與弟氏詮。以千餘騎。渡神崎橋。正儀等。使人行呼曰。南軍自西來矣。秀詮聞之。回馬西嚮。徑田。單列而行。正儀遣輕卒三百。夾射之。賊兵爭徑欲還。正儀。正武。薄擊走之。斬秀詮。氏詮。溺水者二百餘人。正儀援之。給衣遣歸。山名清氏亦與道譽惡。遂來降。奏曰。義詮兵。西拒山名時氏。東拒仁木義長。臣請乘虛復京師。帝諮之。正儀對曰。王師嘗攻京師。五得而五失。今苟欲得之。臣一人力可辦。何

假清氏爲獨病復失之耳。行宮君臣皆戀故都。遂令正儀與清氏共攻京師。義詮不戰而走。未幾義長敗時氏退。而義詮軍振欲犯行宮。絕我軍後。我軍留京師。二十六日而還。清氏戰死讚岐。四國悉叛。正儀正武議曰。近日之勢不可坐視。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。八月以騎八百。士兵數千。軍神崎株瀨二處。賊分兵阻水拒之。正儀等張篝火其營。而潛兵涉三國渡。繞出賊背。賊謂北軍來援也。天明顧視其旗。皆菊水。菊水者楠氏號也。而大驚。

潰去。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。火兵庫而還。於是北畠顯能與仁木義長並略伊勢。菊池武光略筑紫。義詮遣足利氏經充鎮西探題。武光使弟武義族重經將兵逆擊之。武義傷走。重經更進。斬少貳賴資。武光繼至。軍于豐後府。擊走氏經。十九年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。并厚東氏邑。厚東怒降於武光。與弘世戰豐後。走之。已而武光病卒。子武政襲肥後守。山名時氏仁木義長亦降義詮。官軍不振。二十三年。天皇崩。皇太子寬成卽位。

是爲長慶天皇。天皇建德二年，賊將細川賴之大舉入寇。和田正武率楠氏族，堅守諸城，賊軍引還。文中二年，細川氏春復入寇。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。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，是爲後龜山天皇。天皇幼聰敏，人冀興復，而楠氏衰，國勢日削。義詮旣死，子義滿嗣，勢益張。我將士多叛降北朝。紀伊諸城陷。三年，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將軍宗良於信濃。宗良不能拒，走歸吉野。東北無復官軍。征西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，保守一隅。先是，明主朱元璋使

使來征西府，以其書辭無禮，却不納。明主更貽書於北朝，北朝納之，以征西府梗其往來，遣今川貞世充探題來攻菊池。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戰，屢克之。已而懷良與武政、武朝前後皆病卒。西南無復官軍。於是義滿專圖楠氏。天授四年，遣山名氏清等入寇楠氏族。橋本正時、神宮正種等力拒，不克而退。六年，和田正武病卒。弘和二年，正儀亦卒。當是時，官軍所保獨金剛山一城而已。元中九年，義滿使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金剛山，四絕

糧道。城兵廛數十人。飢不能戰。賊急薄之。城兵逃走。匿十津川。自正成築城焉。凡六十年。乃爲賊兵所陷。義滿乃使大内義弘來講和議。約傳神器於北朝。則兩統更立。遂許之。是年冬。遂備法駕。發吉野。御于大覺寺。以父子禮。授神器于後小松帝。後七年。義弘揚兵於和泉。擊足利氏。楠正秀以兵百餘屬之。正秀者。蓋正儀子也。菊池氏。北畠氏。餘孽亦來屬焉。戰敗散歸。後十三年。後小松禪位。後龜山皇子當立。足利氏乃立後小松皇子。是爲稱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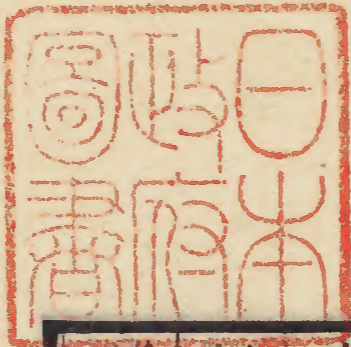
帝。楠氏及北畠氏並訴之。欲如約。足利氏弗聽。則並起兵。足利氏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。乃止兵。及稱光崩。無嗣。足利氏復索北朝皇族立之。後龜山天皇之子曰小倉者。自京師走伊勢。依北畠氏起兵。戰敗講和。歸京師。削髮入萬壽寺。後十餘年。歲癸亥。足利氏內亂。楠二郎收南國兵。得三百人。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爲主。分兵爲二隊。二郎自將一隊。而越智某將一隊。夜入大内。取三神器。内侍鏡爲東門衛士所奪。寶劍遺于清水寺側。獨擁神

璽據叡山中堂。足利氏管領畠山基國遣兵來攻。二郎與越智皆戰死。金藏主自殺。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。二郎殘兵以神璽奉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。歲戊寅赤松氏遺臣二人詐來仕。弑皇曾孫從者追殺一人。其一人遂奪璽而去。先是後村上。天皇子泰成生圓胤。爲圓滿院僧正。蓄髮更名義有。癸亥之難。楠二郎之弟某奉義有起兵據八幡。迎擊畠山氏兵大破之。細川氏來攻。楠氏不利。退入紀伊。據湯淺城。歲丙寅。畠山氏將游佐來攻。楠

氏又擊破之。丁卯冬。游佐復聚兵來攻。城終陷。義有遇害。楠某死之。楠氏之事終於此。毋復所親。名和。兒島。土居。得能氏。蓋先楠氏而亡。後楠氏而存者。菊池。北畠氏。菊池氏數世。至義宗者。乃亡。北畠氏十餘世。至具教者。乃亡。此二氏者。自楠氏衰。皆降足利氏。或曰。楠正儀亦降足利氏。蓋有深謀焉。史乘散佚。不可考信。要之。正成宗族。與後醍醐皇統相爲終始。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。權中納言源光國立石于湊川。題曰。嗚呼。忠臣楠氏之墓。

外史氏曰。余數往來攝播間。訪所謂櫻井驛者。得之山崎路。一小村耳。過者或不省其爲驛址。蓋經足利織豐數氏。世故變移。道里驛程。從輒改耳。余於是低回不能去。顧望金剛山。嶷立雲際。想見公舉義之秋。及其子孫。據以扞護王室也。觀公詣行在。對天子曰。臣而未死。賊不患不滅。夫以一兵衛尉。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。豈非感激值遇。以身許國哉。故能以赤手障江河。回天日於旣墜。何其壯也。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。而使新田足

利之屬。擣其空虛。以殪其渠魁。帝之復辟。疇爵任職。宜以公爲首。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。其失於舉措。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。及足利氏叛。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。公特充禰裨。供其驅使。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。然京師大捷。殆致掃殄者。非自公之策耶。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。以任於公乎。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。蹂踐吾朝廷哉。然觀其臨死戒子。又曰。吾死。天下悉歸足利氏。夫知天下之不可爲。而猶留其子孫。以衛天子。其設心。雖古



大臣何以遠過。故子孫能守其遺訓。護正紗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。以防四海寇賊者。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。舉一門之肝腦。而竭諸國家之難。至其漸盡灰滅。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。其志於天下。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。而楠氏所以自任。莫以加焉。世之論中興諸將。尚視其資望大小。而不深揆其實。亦與當時之見等耳。不有楠氏。雖有三噐。將安託焉。以繫四方望哉。笠置夢兆。於是益驗。而南風不競。俱傷共亾。終古莫以恤其勞。悲夫。抑正閔雖

殊。卒歸於一。能熙鴻號於無窮。使公有知。亦可以瞑矣。而其大節巍然。與山河並存。足以維持世道。人心於萬古之下。比之姦雄迭起。厯傳數百年者。其得失果何如哉。

日本外史卷之五終

日本外史

卷之五

五

東
正
州

日本外史卷之五

其間夫界四收也

入心益萬古之

聖矣師其大

移京編也一

